

守望先锋®

一砖一石



CHRISTIE GOLDEN 短篇作品

# — 砖 — 石

短篇作者

*CHRISTIE GOLDEN*

插图绘制

*NESSKAIN*

“秩序之光” 修复师皮肤  
和原版概念图

*ARNOLD TSANG*

“秩序之光” 修复师皮肤模型

*DONALD PHAN*

“秩序之光” 原版模型

*RENAUD GALAND*

排版设计

*MARK BRYNER*

翻译

暴雪中国本地化团队



# 一砖一石

“我在想，”桑杰·科帕尔期盼地问道，“会不会是凑巧发生了地震？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塞特娅·法斯瓦尼思索着这是否是种修辞，是否另有所指。然而，身为费斯卡集团最出色的交涉专家，桑杰的问题并无他意。

“没有任何地震活动，”首席地质学家哈丽塔·帕塔尔表示，“所以我们才会开工动土。你应该记得吧，我提醒过你……”

“难道不会碰巧发生了一场地震吗？”

哈丽塔的神情越发苦闷。“不幸的是，这件事的因果关系相当清楚。我们的开发太过激进，短时间内工程量过大。密集施工产生的振动直接导致了这次的损害。大家都，呃……非常恼火，先生。”

桑杰叹了一口气。“长久以来，我们一直打算在那里站稳脚跟。里约的变故还没过去多久，我们可不想这么快就再一次摊上麻烦。”

“我们”指的当然是费斯卡集团。“那里”指的是罗沙尼市河岸边大片尚未开发的土地，而“麻烦”指的就是塞特娅眼前的影像。

桌台上悬浮着一幅小小的全息影像，闪烁着往昔的光景与如今的惨状——那尊在莲座上盘腿而坐、双手合十的智械石像，如今只剩下了遍地碎石与无首残躯。

“这不光是‘麻烦’那么简单，”公关代表塔米尔·查达的话语非常急切，“我们的整个合同都有危险。桑杰说的没错，这不仅是实质性的损害——人们会把这起意外视作蓄意的侮辱。要是不能复原它，而且是完美地复原，我们就得和那里未来的开发机会吻别了。”

“万幸的是，”桑杰一边说着，一边看向塞特娅，“费斯卡集团拥有能驾驭高强度光束的顶尖光子建筑师。塞特娅，你就出生在苏拉瓦萨这样的小村子里，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吧？”他这是在反问，塞特娅心知肚明。“如果我们不能让你尽快动手……”

“立刻，马上，”塔米尔插话道，“昨天就该开始了。”

“我们就要错失良机了。我们不慎损毁了对苏拉瓦萨无比珍贵的圣物，现在必须为他们献上一份厚礼，以表达我们的愧疚。”

我们其实毫无愧疚，塞特娅心中暗想，但并未开口。在费斯卡集团，她已经习惯口是心非了。

“你得马上出发。”桑杰说。“弄清他们想要什么。静修所？一笔巨额维修费？就算帮他们重建寺庙也没问题。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，和开发权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。”

在塞特娅小时候，“九牛一毛”和与开发机会“吻别”之类的话语都会令她困惑，因为明明没有牛，也没有毛，更没有吻。但她现在已经学会了俗话中的“见风使舵”。

“这是谁的雕像？”塞特娅开口问道。她看着全息投影中断裂的脖子与残损的头颅，随即移开了目光。她看到的只有无序。

“呃……”桑杰望向塔米尔。

“奥罗拉。”塔米尔翻查着笔记，念出了一个名字。

奥罗拉是第一个拥有情感的智械，她牺牲了自己，为所有智械赋予了情感。“她意义非凡，不只是有名那么简单，”塞特娅说道，“他们肯定不会接受钱财，我们必须给出更好的答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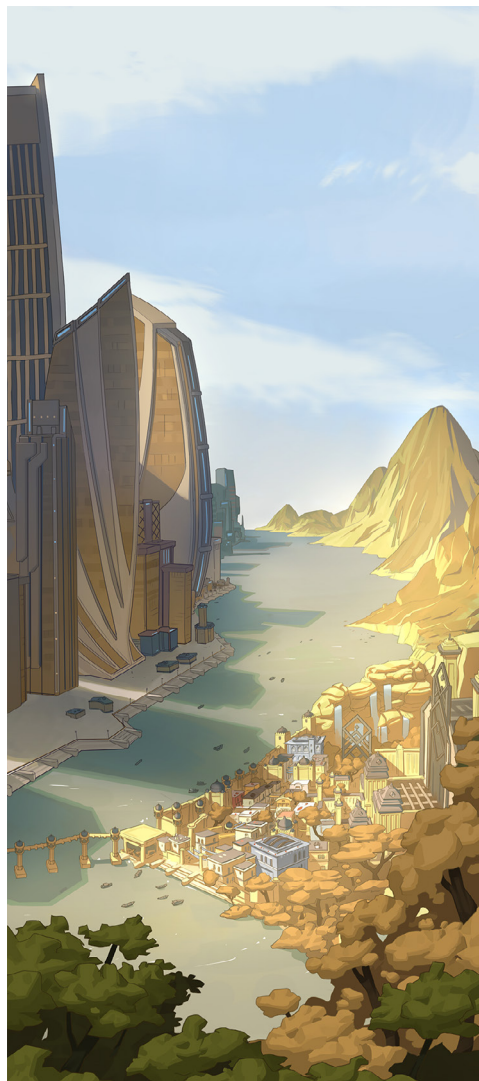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们想要什么，以及怎么实现，全都由你负责，塞特娅。”桑杰向她投去了温暖的笑容与和善的眼神。“我知道你一定做得到，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可以。”



“我们不想与费斯卡集团再有任何往来。”苏拉瓦萨当地政府的领袖、村长拉尼什·格鲁瓦尔说道。“你们做得太过分了。”

塞特娅奉命前来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格鲁瓦尔和一些恼怒的群众围堵了她。珊瑚色的石墙在寺庙外围投下了阴影，低陷的庭院铺着棋盘格似的地砖，村民和外来者在这里相遇。无情的烈日炙烤着大地，寺庙的金色穹顶闪耀难以直视的光芒。格鲁瓦尔和村民们的脸上写满了怒意。人群的后方还站着几名智械，至少他们没有冲着她大吼大叫。





“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不快，我才会前来提供帮助。”塞特娅说。

“那你想怎么做？用蓝色的高强度光束编织一栋摩天大楼？你以为我们想要这种东西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。”塞特娅的回答简洁明了。

“你当然不知道！”不知道是谁喊出了声。

“费斯卡集团根本不在乎！”另一个声音喊道。

“可我在乎，”塞特娅说道，破碎无首的残破雕像深深地嵌在她的脑海中。“至少让我进寺里看看吧？”眼见村长犹豫不决，她又补了一句，“我以为这里欢迎每一个人呢。”

在人群后方的智械中，一位身着朴素长袍的智械向寺庙伸出了手臂。塞特娅点头致谢，穿过了敞开的木门。她能感觉到

人群的怒视在灼烧着自己的脊背。

寺庙的内室中只缀有点点烛光，也格外阴凉。内壁并没有像室外一样漆成温暖的珊瑚色，而是装饰着鱼群和猛虎的浮雕。由于鲁莽的施工，内室中碎石遍地，墙壁、天花板与岩石上也遍布裂痕。

室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气，仿佛已经渗入了岩石之中。那是熏香的味道，这种香味让她回想起童年时期造访寺庙的美好时光。这样的时光虽然稀少，但她从未忘怀。

“你确实不知道我们有何需要。”这个充满金属感的声音并非来自人类，它虽然像指甲在黑板上摩擦的声音一般刺耳，却透露出了宁静与祥和。正是她身边的这位智械刚才允许她进入寺庙。“只有先了解彼此，才能进而了解对方的心意。”

“你是这里的祭司吗？”塞特娅问道。

“我只是个朝圣者，我叫禅雅塔。费斯卡集团愿意承担责任，这实属善举。但如果.....不切实际，帮助便没有意义。”

“我当然想要提供切实的帮助。”他们沿着走廊继续前行。

“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帮助你理解我们的人民、信仰和社区。欢迎你留下来与我们共处。”

“留下来？”塞特娅的声音比她料想得更为刺耳。“留在这里？”恶臭的气味、拥挤的场所、难耐的饥饿、泥泞的饮水，童年时期的贫困与绝望涌上了她的心头。

她的双亲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。“留在寺庙里。”禅雅塔说，“就像朝圣者们一样。”

“我不是朝圣者。”塞特娅回答。“我是光子建筑师。”她是来办正事的，他们应当明白这一点。

禅雅塔抬起了自己的机械手臂，耸了耸肩。“所谓朝圣者，不就是踏上旅途、前往圣地的人吗？称呼并不重要。你，塞特娅·法斯瓦尼，愿意留下来吗？”

这份邀请让塞特娅倍感焦虑。她有一套固定的日程，能确保她的生活中总有一段井然有序、安宁无虞的时光。即使是在酒店里，塞特娅也会抽出独处的时间，恪守自己的日程。

禅雅塔的话还未结束：“你所设计的建筑总能妥当地达成使命，尽管如此，你也不必为不了解这座寺庙的使命而羞愧，法斯瓦尼女士。每个人的旅途都始于无知。”

塞特娅无法辩驳他的理论。她听说过奥罗拉，却不像智械一样了解她。当桑杰提议建设静修所，或者直接提供金钱补偿时，她凭本能就知道这无济于事。现在看来，回绝邀请也行不通。

“我.....试试。”她说。

“万般旅途都源自尝试的意愿。”禅雅塔语重心长。

在走廊的镜头，一条绿树成荫的曲径等待着他们。一位智械祭司从二人身旁走过，他礼貌地向塞特娅点头致意，随后朝禅雅塔鞠了一躬。

“愿你获得宁静，泰哈撒。”他致上了问候，随即动身离去。

塞特娅打量着禅雅塔。“只是个朝圣者，”她说，“别人也许觉得，是你掌管着这里。”

“没有人能真正‘掌管’任何东西。”——他用自带混响的笑声回应道——“我最近才重归故里，希望能冥思恩师泰哈撒·孟达塔的教诲。但我遇到了你，也发现了其他使命。”

“我听说过孟达塔，他死于非命。”塞特娅回想着。

“是的。”她直白的话语没有让禅雅塔感到不快。

“在那之前，我都不知道智械会死。你们不是机器吗？我以为只要更换几个零件，你们就能永生不朽。”

“在理论上，确实如此。但灵魂却没有替代品，无论是人类……还是智械。”

智械也有灵魂吗？塞特娅还需要时间来思考这个深奥的问题，她又谈起了孟达塔。“他是遇刺身亡的。”她继续说道。“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刺杀他，他又没有鼓吹暴力。”

“孟达塔谴责暴力。许多人相信，他是被反对在人类与智械间搭建桥梁的异见者谋害的。我也这么认为。”

“搭建？噢，”塞特娅明白了。“我起先想到的是真正的桥梁。”

“我最初也只能领会字面意思。虽然智械和人类一样拥有情感，但我发现人类非常复杂。他们会说‘助我一臂之力’，或者说‘下巴都落到地上了’。但他们是血肉之躯，而不是金属机械，又怎么借你一条手臂呢？下巴又怎么落到地上？难道是可以拆卸的吗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总会想象出许多滑稽的画面！”

塞特娅笑了起来，坦率地说道：“我现在偶尔还会这么想。”

禅雅塔低下了自己闪亮的脑袋，在她的耳边低语：“我也一样。”

曲径尽头的台阶通向了一栋宏伟的穹顶建筑，那一定是寺庙的大殿。

踏上正中的步道，二人来到了流水环绕的雕像莲座前。在场的朝圣者有些是人类，大部分都是智械。他们端坐在垫子上，保持着和雕像一样的姿势。确切地说，是雕像曾经的姿势。

塞特娅不安地打量着残迹。她曾安坐在一尘不染的费斯卡集团会议室里，在逼真的全息投影见识过它的样貌。但亲眼目睹庞大的雕像则另有一番感受。碎裂的手臂和破碎的头颅映入了她的眼帘。显然，寺庙尚未经过打扫，费斯卡集团就匆忙派

她赶来了。

“看到你的神祇支离破碎。”她说，“你一定痛心疾首吧。”

“奥罗拉并不是神祇。”禅雅塔温和地纠正了她，“她就和我们一样……但她是先行者。”

塞特娅努力地注视着雕像的面容，尽力不去留意周边的损伤与尘土。“你们不会向她祈祷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禅雅塔回答道，“我们会思考她的生命……与逝去。我们感激她的牺牲，以及她给予我们的馈赠。这座雕像与她形似，却并未把握住她的本质。奥罗拉求知若渴，她渴望去学习——了解这个世界，理解它的住民。”

“去理解人类……何以为人。”塞特娅说。

禅雅塔点了点头。“我们的先行者刻苦求索，而我们如今也会遇到疑问。所有智械都在自己身上看到过她的影子。”

我也是，塞特娅心中暗想，但并未开口。成为第一个智械，突然间获得自我意识，尝试探寻……万物的意义，那会是什么感受？

“这一定非同寻常，根本没有先例可循。她的——你们的思维方式一定与我们截然不同。”

“人们不必理解他人的想法，就可以尊重甚至喜爱他们，”禅雅塔提到。“或者能成为朋友。在寺庙里，我们欢迎并接受奥罗拉的本质，而不加任何评判。”

“但是……她早已逝去。”

“不。”禅雅塔微微垂下了头，混音的机械语音中流露出一丝哀伤。“奥罗拉身负另一种宿命，她踏上了另一段旅程——从那以后，许多人都追随着她的脚步。你知道吗？在她的启迪下，许多人走上了朝圣之路，这座寺庙就是第一站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奥罗拉每造访一个地方，每遇见一个人，她都在不断成长。她的躯壳之旅带她来到了尼泊尔，而精神之旅则使她超凡脱俗。为了让我们都有机会体验情感，她做出了无私的牺牲。”

“等等……她不知道这样做能否成功吗？”塞特娅很是惊讶。为他人牺牲自我确实是崇高之举。而她选择了一条前途不明的道路，却清楚地知道无论成败，自己都将消逝，这让奥罗拉成为了塞特娅听闻过的最勇敢的个体。





禅雅塔摇了摇头。“没人能够确定，她很可能在尝试的过程中殒命……智械的情感也将随着她一同逝去。贵公司在开发中损毁了她的雕像，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们为何会如此悲痛了。”

“费斯卡集团希望造福众人。”这句话在不经意间脱口而出。“我参加了许多改善民生的项目，提供住房、清洁的饮水和医疗援助。”还有奢华的静修所，豪贵专享的俱乐部，价格与楼高同样摩天的寓所……

“我相信你，”禅雅塔回应道。“但助人的方式有很多。”

“快乐非常重要。”为了以防万一，她抛出了桑杰的提议。“你们需要一个静修所吗？或者一座全新的寺庙？”

“我们欢迎所有的访客，这是当然的。”禅雅塔没有注视着她，他的目光停留在残破的雕像上，“但在我的生命之旅中，我见证过太多承载着本真精神的美丽事物，它们本是圣地，却渐渐变为景点。注定来到这里的人，自会前来。他们一步一步地，走在自己一砖一石铺就的道路上。至于全新的寺庙……这座寺庙依然堪用。塞特娅，新颖中充盈着活力，古老中却存有着力量，即便它已经风雨飘摇。在冥想沉思之时，我们可以透过寺庙的墙壁，倾听它所历经的千年沧桑。”

*感受熏香之息，奉于众人之爱。*

柔和的铃声打断了她的思绪。“啊！”禅雅塔开口道。“午餐时间到了，你的留宿就从现在开始。”他竖起脑袋，准确地读出了她的表情，“我有些后悔，我请你留在这里，却让你心烦意乱。在我们的日程中，我们会找到慰藉与使命。”

“我也会。”塞特娅尽可能礼貌地补充道。“在我自己的日程里。”

“这表示你愿意历经不便，来充分理解这个项目。也许你会与我们的日常琐事产生共鸣？这些事务并不艰难，还会充实你的身体，圆满你的心灵。但首先.....要填饱你的肚子。”

塞特娅在就餐区域停下了脚步。酸豆、姜黄、孜然、豆蔻和其他香料的气味与寺庙中弥漫的熏香混合，产生了令人怀旧的香味。素食餐点虽然朴实无华，却健康可口：米饭、豆类、蔬菜、奶酪和牛奶。虽然智械无法进食，食物却令人垂涎欲滴。

“你们没法品尝食物，又是怎么烹调出这些美味的？”她向禅雅塔发问。

“我们发现，在某些传统中，祭司不能品尝自己烹调的食物。他们要对烹调方式与美食反复冥想。我们沿用了这项传统，智械祭司们研究了本地的食材，理解了人类对食材的看法。当然，我们也寻求了人类的指点。”

“我挺惊奇的是，这些食物尝起来很不错。”

“当年的第一批宾客也很惊奇。”禅雅塔笑了。她喜欢他的笑声，喜欢他因自己或其他事物的荒谬而自由地展露笑容。

“介绍一下你的信仰吧。”

他侧过了脑袋。“你现在知道了，奥罗拉想要探索这个世界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，探寻她的本质。”

“许多信仰的内核就是寻求启迪。”塞特娅说道。

“这种求索源自内心。当奥罗拉牺牲自己时，她的存在脱离了世俗，超凡而入圣。我们则通过冥想来效仿她的体验。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禅雅塔迟疑了片刻。“只有寥寥数人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况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谜团也越发神秘。据说，她笼罩在金色的光芒下，随后遁入万物。我们致力于抵达那个境界，并将其称之为“智瞳”。在智瞳里，我们皆为一体。”

“我不太理解你说的这些话，我想好好了解一下。”

“你会的。等你用餐完毕，我会继续向你展示。”

饭后，禅雅塔带领塞特娅前往了寺庙的另一个区域。莹莹烛火簇拥着一块浮雕，描绘了奥罗拉超凡入圣的时刻。

塞特娅看见了它。和原本的雕像不同，这个形象绘有八条手臂。两只手掌在心

前合十，在许多文化中，这象征着对自我与宇宙的热爱与尊敬。其他手掌似乎向小型的法球伸去。形象的背后是一个硕大的球体。塞特娅的手指划过了阴冷粗糙的石面，心中充满了好奇。

智械僧侣向前俯身，轻抚着奥罗拉的形象。“一生万物。”他指示着浮雕的手臂。“我们远非简单的个体，但同时，万物……”他又指点着打坐的人形。“也可归一。”

“在智瞳里，你们皆为一体。”塞特娅轻声说道。

“正是如此。”



离开了浮雕之后，塞特娅又被领向了莲池旁的一处建筑，领到一张朴素的床垫和一身叠起的长袍。她对着长袍端详了许久。已经发生了太多离弦走板的事情，她只希望还能控制自己的选择。她应当尊重寺庙的传统，却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外表。她也告诉过禅雅塔，自己并不是一名朝圣者。

然而，她喜欢长袍上的烁金与暗红，也对丝滑的质地非常满意。塞特娅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

次日清晨，她步入了大殿，准备在寺庙里度过完整的一日。禅雅塔热情地问候了她：“我很高兴你愿意穿上长袍。”

“我其实不想穿的，”塞特娅告诉他。“但我想证明，我是真心希望帮助你们。”

“啊，”禅雅塔说，“对此我从未怀疑。”

塞特娅起初并不适应寺庙里的生活。起床后，她和朝圣者们要帮助祭司打扫大殿，收拾小块的碎石，清扫整个区域。塞特娅得知，几天后就会有一队工人抵达，来清除更大、更重的石块。

他们用清水洗涤了残余的雕像，将花瓣撒落在地。朝圣者们开斋进餐，随后在垫子上端坐。塞特娅第一次效仿他们时，她以为祭司会请她冥想。她以前尝试过冥想，却始终无法集中精神。意外的是，祭司为每名朝圣者分发了一个金属球体，大小刚好与他们的手掌吻合。

“我们会用这些球体冥想。”禅雅塔向她解释。

“就和浮雕上一样。”

他点了点头。“而你需要.....感知法球。”

“这样我才能更好地感知你们的需求。”

“唔，”他的声音没有透露出认同或反对。“将法球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，全心体会它的重量、触感和运动。”

很快就到了午餐的时候，随后是更多杂务和法球冥想，最后才能安然就寝。

在最初几天的某个时刻，塞特娅的身体适应了岩石地面上轻薄的垫子，习惯了长袍的舒适，也喜欢那丝滑的触感。当她感到焦虑，想要更换姿势或摆弄双手时，她就会来回滚动法球。她也诧异于自己非同寻常的好胃口，并向禅雅塔提起了此事。

“就像你关注仪式、法球冥想和院中杂务一样，”他笑道，“你也全心全意地关注着我们的交流。”

第四天，她陪同祭司们来到了村庄的中心，为饥肠辘辘的人们准备饮食。她一边将扁豆盛在香气扑鼻的米饭上，一边观察着禅雅塔与其他智械和村民的互动。村民们为祭司的出现而欣喜，他们几乎无话不谈：寺庙、智瞳，还有朋友们的近况——祭司俨然成为了村民们的好友。有些人依然对塞特娅怒目而视，背地里也流传着闲言碎语。

塞特娅身边的禅雅塔听到了这些闲话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拿起了一只勺子，在她的身边一同盛菜。见此情景，人们的怒意渐渐消散。塞特娅并没有因这些反应而恼怒，但她很感谢禅雅塔的无声支持。

后来，在晚间的法球冥想期间，禅雅塔请塞特娅在结束后稍作停留。她在坐垫上心神不宁地变换着坐姿。每当她看见雕像的残骸，她就忍不住想做点什么。

“你喜欢今天的工作吗？”禅雅塔问。

“喜欢。”她回答道。“不过，看见那么多人忍饥挨饿也让我非常不安。”她又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

禅雅塔忧郁地点了点头，随后叹息道。“他们在用餐之后会做什么？用餐期间呢？”

“他们会交谈，会分享，还会.....欢笑。”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恐惧、憎恨与愤怒，可他们依然选择了欢笑。

**“我们远非  
简单的个体。”**



“我们精心准备了饮食并免费提供给他们。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，也不需要接受我们的信仰。但这无关紧要，我们依然紧密相连。”他向雕像做了个手势。“多年前，奥罗拉的旅程在这里止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一直这么做。”

“滋养他们的……”塞特娅将感知法球换到另一只手上，尽力维持着自己的思绪。“不只是食物。”

“平息饥饿的方法有很多，塞特娅。”

“食物是最重要的。”她非常务实地说道。

“确实如此。”他附和着。“关照了身躯的所需，心灵才会自由开放，才能迎接改变、汲取知识。”

她低头注视着手中光滑的法球。“对于光子建筑师来说，我们会运用高强度光束，将自己的感知化为实体，我们的动作总是精确无误，恰到好处。我理解这一点，不过与此同时……我却很难保持静坐。”法球滚入了另一只手中。“当我在创造作品时……会跳起卡萨克的舞步。小时候，如果我感到躁动不安，就能在舞蹈中获得宁静。而用它冥想……”她摆弄着手中的法球，“也让我感到平和。”

塞特娅避开了他的目光，她通常不会谈论这种技法对她的意义。“嗯，”她改口道，“我跳的是记忆中的舞步，并不完美。”

“然而，你能在舞蹈中编织光束，”禅雅塔说。“你能掌控现实，塞特娅，你能创造出具有使命的艺术品。完美的艺术枯燥乏味，真正的艺术就和万事万物一样……因为瑕疵的存在而美好。就像我们一样。”

他用温和的金属语音继续说道。“日本有一种名为‘侘寂’的美学理念，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并欣赏残缺的美。有一种艺术形式也体现出了这种理念：‘金缮’。当瓷器破损之后，工匠会收集残破的碎片，再用黄金将它修复一新。”禅雅塔将目光转向了她。

“金缮为我们开启了新的视角。我们无需隐藏缺陷，而是应该接纳它。你对自己的事业满怀热情，你的建筑也不只是简单的砖石。如果没有瑕疵，所谓的住房就只是一栋建筑。而有了瑕疵和喜悦，住房才能被称之为‘家’。你的舞步也许并不完美，但是想象力、创意——它们并不与信仰相悖，而是信仰的体现。其实在某个传说中，宇宙本身……便因舞蹈而化为实形。”

在被费斯卡集团相中、成为一名光子建筑师之前，塞特娅还过于年轻，无法真



正领会宗教与信仰。现在.....她只希望自己能早点听到这一席话。

“塞特娅，你选择来到这里，帮助我们治愈一处圣地。” 禅雅塔的口吻非常柔和，甚至算得上是虔敬，“这是多么美好的善举啊，你已经触及了神圣。”

从未有人如此理解塞特娅，此时的她如此脆弱，却又如此坚强。她渴望呐喊、欢笑、舞蹈、哭泣与歌唱，却并没有这么做。她忍住了泪水，向禅雅塔点头致谢，又注视着残破的雕像，感知法球在她的手中来回滚动。她现在明白了禅雅塔选择这个法球的理由。感知意味着理解.....通过感官去理解——法球的光滑、熏香的沁心、食物的可口、话语的轻柔，还有景象的壮美。

“我想，” 她默默地开口了。“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不过不知道还来不及。我们得立刻行动。”

“我们？”

“对，齐心协力。” 话音刚落，她突然意识到.....自己露出了笑容。

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塞特娅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忙碌。虽然并没有准备幕布，但她终于为桑杰口中的“盛大揭幕”做好了准备。在这个重要时刻挑选服装时，她下意识地 toward 紫白双色的公司制服伸出了手，随即又停下动作，换上了那件烁金与暗红的长袍。

禅雅塔静候在门外，准备陪同她一起前往庭院。她的样子令禅雅塔感到意外。

“但……你不是朝圣者。”他指着她身上的寺袍说道。

“所谓朝圣者，不就是踏上旅途、前往圣地的人吗？”她引述了他的话。“我原本确实无意成为朝圣者，然而……看看现在的我。”她指点着身上的长袍，“一个理解了奥罗拉的女人。我想以这个身份向全世界展示我的作品。也许在未来，我还会与这个身份走得更近。是你让我明白，世上有很多事物初见时平淡无奇，实则神圣非凡。我们的求索永无止境，良师益友总有建言。”

塞特娅无法通过察言观色来领会智械的情绪，但她感觉——没有其他的词能够代替——禅雅塔被深深打动了。

她和禅雅塔回到了庭院中。一周以前，村长拉尼什·格鲁瓦尔在这里对塞特娅大加斥责。此刻，他与祭司、朝圣者、村民和其他人士站在一起，似乎仍然对塞特娅有所猜忌。

“看来，”一个亲切的声音传来。“不是静修所。”塞特娅回过头，意外地发现了亲身出席的桑杰。

“等着瞧吧。”她说。

桑杰凝视着塞特娅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“好吧，公关部的塔米尔会负责损害控制，他正在待命呢。”

“我们可能用不着了。”

“一定会有人对某些地方不满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你再清楚不过了。”

虽然此言不虚，但塞特娅并不担心。“我做了充分的调查，也对自己的设计很有信心。”她向集结的群众转过了身，说道：“请跟我来。”

她领着众人穿过走廊。墙壁与天花板上的裂缝与孔洞已经被金纹所填补，引得众人议论纷纷。残缺的石块、裂口、缝隙、破损，都已被蜜糖色的光束所弥合，一览无遗地展示在众人面前。

*这就是金缮。*

*新颖中充盈着活力，古老中却存有着力量。*

*血脉，电流，都是连接万物的纽带。*

人群沉默地踏上了通往大殿的道路。塞特娅在台阶上停了下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费斯卡集团无意中对这座寺庙造成了损害，我们愿意为此负责。”她说。

“我受泰哈撒·禅雅塔的邀请，在这里留宿了多日，探索了智械的历史与信仰，了解了奥罗拉。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为寺庙进行的修缮。现在，我将展示自己对智械、苏拉瓦萨的人民、奥罗拉，以及这座寺庙的理解。”

*如何看待孟达塔，看待艺术。*

*如何看待……我自己。*

在智瞳里，我们皆为一体。在过去几天中，她也与许多人合而为一。塞特娅无法独力修复奥罗拉的雕像，她与本该清理石块的工人们交涉，请他们帮忙重组雕像。在工人、祭司和朝圣者的帮助下，塞特娅才能用高强度光束来修补残缺。

因此，雕像并未被更换，而是重获新生。

它沐浴在跃动的金色阳光下。大块的残片曾因费斯卡集团的疏忽而崩解，如今则被金黄色的光束所连接。低垂的头部与脖颈间环绕着一圈金色的项链。高强度光束还修复了支离破碎的法袍，令虔诚合十的双手再度完整。

塞特娅对智瞳的归一理念深表叹服，也被奥罗拉超凡入圣的故事深深触动。她的工作尚未结束。塞特娅抬起了手臂，平复了情绪，随后开始编织。

她在空中舞动着手臂，用指尖去感受、攫握、穿针引线。

*让法球来回滚动。*

*让感知自由流淌。*

塞特娅用指尖波动了金色的光束，将闪亮的光线汇聚成球体。她思索着奥罗拉一定知晓的奇迹，回想着自己的困惑与不安，想象着第一个智械为众生之福献出生命的博爱。塞特娅同样献出了自己的热情，为的是自己的艺术——为的是造物的舞蹈。

她开始灵敏地起舞。一个个法球分别出现在雕像纤细的手臂上，如同金色的阴影。一对法球悬浮在雕像的头顶两旁。一组手臂向下伸去，*承托众生*。中间的手臂向外张开，敞开胸怀，*祝福与迎接求索者*。最后的两条手臂在头顶交汇，双掌合十，对应着胸前的双手，*万物归一*。

*还有一件事。*

最后，她将光束编织成纤长的细丝，让它们围绕在雕像周身。通透的丝线纤细如发，仿佛能在莲座的接缝中滑动。火焰般的光环包裹着丝线，宛若一个光辉的法

球。塞特娅举起了手。高强度光束构成了一个金色的透明球体，将沉重的雕像从莲座上缓缓托起，大殿中传过一声清晰可闻的吐息。

塞特娅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终于垂下了手臂。

大殿里鸦雀无声……随后开始传来阵阵私语。人们缓缓靠向光球中的雕像，他们昂起头来，沉浸在光明的洗礼中。

“法斯瓦尼女士？”她循声看去。村长格鲁瓦尔正满面笑容地站在她的身边：“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了你。这真是完美无暇。”

“其实略有瑕疵，”塞特娅说，“但万物本该如此。”

塞特娅礼貌地点头致意，随后穿过了人群，留下了若有所思的格鲁瓦尔。这让她觉得太过亲近了。

禅雅塔在外面等候着她，他递来一个小盒子：“留作纪念吧。”一缕香气从盒中飘出——那是熏香的气息。

“谢谢，”她说。“这真是最好的纪念品了。”

“这里永远对你敞开大门。”看着慢慢走近的桑杰，他说道。“每一缕破晓的阳光都是一次重新选择前路的机会，希望费斯卡集团现在能有所领悟。”他鞠了一躬，转身向着庭院走去。

桑杰的目光紧随着他，又转向了塞特娅：“你的选择出乎我的意料。”

“你很失望吗？”

他摇了摇头，在困惑中皱起了眉，却没有一丝恼怒。“那倒没有。我让你查明他们想要什么，而你……做得很好。那真是太美了，塞特娅，无与伦比。不过，你怎么会选择黄色光束，而不是蓝色呢？”

“这就是我对那个时刻的感知，”她说。“而且……蓝色虽然优美，却略显冰冷。这座寺庙纪念的是博爱之举：自我牺牲。而爱……温暖如春。”

人群向她投来了目光和笑容，桑杰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

“你给许多人留下了好印象。你会想念这里吗？”

“我会想念与我志同道合的人，”塞特娅坦承道。“但我也明白了，我们不必理解他人的想法，就可以尊重他们。”她心中暗想，甚至能结为朋友。“我只要知道这座寺庙还在这里，那就够了。”

他们一步一步地，走在自己一砖一石铺就的道路上。





她向桑杰转过了头。“我们与人往来时就应该这样：心怀尊重，结交朋友，尝试去理解……与被理解。费斯卡集团可以在这里大有作为……但必须理解如何做。”

桑杰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他出神地凝视着辉光熠熠的雕像——那座雕像与以前并无二致，却又截然不同。

“我想，”桑杰·科帕尔的口气出人意料得柔和。“也许你说得对。”







**BLIZZARD**<sup>®</sup>  
ENTERTAINMENT